



服部文庫
117
349
1



117
349
1

邇來子書梓者
充肆矣第墨子
尚未印行本坊
近得宋本特懇
鹿門茅先生斤
正讐加校刻竝
無訛贗誠藝林
奇癖也識者珍
之

書林童思泉識

鹿門校刻

涵春樓原板

墨子全編

墨子序



墨之道子西翫之於前苟非之於後
而子黎氏指曰孔必用墨必用孔
余竊疑焉夫毫髮墨自指大蔽不
類其術蔽於用而子之文過儉約而
儒者等子辭罕翠及緣性埋矣

孫君臣仿害和章是以節用而
彌貧非攻而口年是豈夫子所用哉
然善益害怨也仁之術也孟子推
類比之無父則刻矣世謂孟善相
反殊不知者相同者存孟說仁義
墨亦說仁義吾稱堯舜善亦稱堯

舜孟好詩書善亦好詩書吾志定
士橫議善亦患十人十義而論湯武
放伐也世貴此類不務枚乘是豈
可於廣式辨之而取之在劫乎今
專考其書非出一手余讀諸子善
益害節用和年非攻皆有其目也

知古所謂墨經者大意子過如此在
他若徑白受曰之辨筋候子特之
寤吳械城門諸備之說安知其
非亦清釐相子勤苦獲已留餘
子鉅子腰蘄之序亦詢師說倍謫
不曰之哉豈莊周所謂子墨子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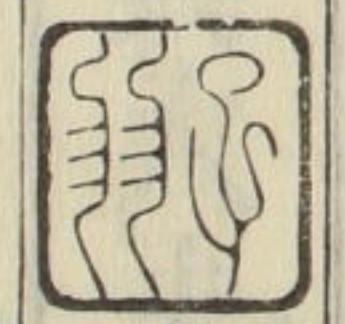
形又篇分以心重玄籍出似作
以吃之狀者有之其譬喻與毫出
入者有之其指氣臣然美與惡相
抗者有之是或夾之之德之所為
亦未可知也安之墨子志諸子之傑
也取焉之八核槁不任其志矣然

其言法之切時契實非區區腐儒
者所能及也莊周既云巨子為齊人
況於今河宇迺念當時已至孔墨儒
墨並稱焉豈特實生之孔孔老墨
人之道解之教業民生日用第世
福利善惟異語備世之急一嘆則

可再之害人誰能治在在委傷口毛是
耳庶以有善讀者墨術或可一薦
也歛余緝世園士於會如本枝能言
一區惟法亦屬歷代寫矣豈非一未
可治斷後獲燕門茅氏本與松
子文井子章再閱之彼此參合得

失互有芽本難必於從因管諸藝
文訂令可訂者其特者家之附
以所尺標之上原欽者思之妻乞
一適也予氣從廣廣法是東西
道宜之喜窮以家故再究之幼子
文子字在為韓法墨意刻既附誥

墨書世多有故今上額云宣曆七年
丁丑秋九月在東紀秋海子羽書於
東都就聞郎舍



夫全有身本...
是河令可訂者甚...
以而兄...
其...
其...
其...

讀墨子

儒說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
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說專
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
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

墨子墨子必用其行不昧用不足為其

新刻墨子序

余讀賈生過秦論。至孔墨並稱。竊疑焉。以為墨非聖人類也。賈生特言之過耳。及觀韓昌黎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為用。又疑焉。昌黎宗孟氏之學者。孟氏闢墨甚嚴。而昌黎乃稱取至此。何其吝。

之殊耶。抑果墨之道可尚。而無所背於
聖耶。余既不敢以墨爲是。而亦不敢以
昌黎爲非。惜乎不見墨氏之書。以決胸
臆之疑。而徒懸兩可之見。前年居京師。
幸於友人家。覓宋本讀之。乃知墨之道。
果異於自私自利之徒。而其言足以鼓

動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在於孔子下。
其與孔並稱。宜也。孟氏出其後。獨取天
下之所尊信者。闢而絕之。得無防其流
歟。嗚呼。子夏之後有子方。子方之後爲
莊周。謂周之學出於孔可乎。學者資稟
趨向。自人人殊。而其師學術或有未端。

果能導其流乎否也。別駕唐公博學聞
於世。視郡暇。訪余於山堂。得墨原本。將
歸而梓之。故余効昌黎之說。表章之云。
萬曆辛巳歲。孟夏。歸安鹿門茅坤書。

新刻墨子序

余觀昌黎氏之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
必用孔子。而且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
諸篇。與孔子靡靡互證。嗟夫。何惑哉。夫
自孔子沒。異喙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
諸家。並以其知舛馳。至子孟子七篇。始辭

墨子全書 卷之五 加東書坊
楊墨闢之。究所流無父無君。蓋其詳哉。夫孟子當二氏。豈故為此哢哢不倦。則以其說。蓋嘗尚賢祖義。本仁尊德。所謂鍤石亂金。砥礪溷璧。明道先生埒之。淫聲艷色。易蠱人聽睹。數百載後。崇正道若昌黎。尚儕墨於孔。它何責已。繇今按

不善莫違論子路

其言。墨氏有尚同兼愛。取以校孔子。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與夫汎愛親仁者。奚似。墨氏有尚賢明鬼。願謂惟賢為尚。親戚則不可使富貴。又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正與吾儒親親尊賢報本反祭之義。竟相枘鑿。昌黎偶說其文。與並孔

墨子全書

序

六

成東書坊

墨子 掉圖

字不掉字注補買切音擺鬼谷子書首掉圖篇戰國掉圖揣摩掉之者用也圖之者用也

墨子全書 卷一
而稱。迄今學者競相沿襲。莫敢拆。嘻。若
而人。於尊韓當矣。詎知背孟氏教乎哉。
或者曰。則老莊蘇張申韓。孟氏默然耶。
曰。諸說雖高。虛可聽。而洗洋捍闔。人而
識其畔道。奚所事贅。其盡力與楊墨辯。
亦逆謂。後有若韓氏者。出而尊之已耳。

吾固因韓氏輒忼慨。敢繹孟氏旨。而爲
次孔墨校。概如此。卽有以獲戾昌黎氏
者。我其何敢辭。其何敢辭。

西吳陸弘祚譔

卷三 尚同下

兼愛上

兼愛中

兼愛下

非攻上

非攻中

非攻下

節用上

節用中

節葬下

卷之三

天志上

天志中

卷二 天志下

明鬼下

卷一 非樂上

非命上

卷之四

非命中

非命下

非儒下

經上

經下

經說上

經說下

大取

小取

卷之五

耕柱

貴義

公孟

魯問

公輸

備城門

卷之六

卷備高臨

備梯

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雜守

目錄終

墨子卷之一



親士

歸安 茅坤 校閱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嘗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仰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

正亮地征

諸子彙函引此篇何作抑
校注本作抑

墨子全書

成東書坊

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諂諂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諂諂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遠臣唵唵。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諸
一本上唵作則可從

一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

非其一作而

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漉漉。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狹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堯堯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修身

疆下同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始終。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扞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疆。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

皇三全書

卷之一

三

成東書坊

巖校注小顏是

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遊。本不固者。未必幾。確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

確校注本
雄而注確猶

墨子全書 卷之一 三 城東書坊

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以彼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校注尋習

所染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

言恐衍
治等字
一本無必
則二字

墨子全書 卷之一 四 城東書坊

由

顯

羊一作干

終一作公

山作由
呂覽作由
子批選亦同

厲一作號

下公一作
鷦夷一

作鼓穀一
作敦

文作父

梁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
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桀染於羊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
公長。公榮。庚終。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此四王者。
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舉天下不義辱人。
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
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越

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

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肱。中行寅染於

籍。秦高疆。吳夫差染於王孫。維王孫維太宰嚭。知伯瑤染於

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宋康染於唐鞅。田

不禮。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為刑戮。宗

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

暴苛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

其行理也。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

佚於治官。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

滅一作裂

禮一作禮

生二作在

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則段干木。禽子。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刁之徒是也。詩曰。必擇其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

五
一作工
批

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為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

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

子一作臣

物下疑脫

牛字

釀校注作醴

不祥焉以

下至篇末

李贊本全

無

一本兼下

有惡字是

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子也。此以莫不物羊豢犬豬，絜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不為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天下之

不為校注諸本作人為非

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為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

孟子告子下拂士

足上一有以字補入
治要同

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

主一作王
藝文引此
曰五穀不
收謂之饑
饑五穀不
熟謂之天
侵則大夫
以下損祿
五分之一
早則二凶
則三餽大
侵則盡祿
廩食而已

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飢。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飢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飢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駢塗。

雍養同按注誤為一字分誤二字

重字右白則去声

不芸。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其母必從而遁之。今歲凶。民飢。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和。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為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

食疑倉誤

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飢；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其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

其改一作無功

家非其家一本作子非其子

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裳，生時治臺榭，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民見凶飢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二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二年之食者，家非其家也。此之謂國備。

辭過

就作蓋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法曰：高足

以辟潤濕。遠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為宮室。便於生。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為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為官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飢賑孤寡。故國貧其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

其一作而治要同

說文

自役脩至

百姓四十

字錯簡

一本四十字無

校注本權欄

注曰欄字當

欄說文曰案案

之中下恐

脫語

一本馬下

無而字校

注銅本並同

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役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民則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絲麻搯布絹。以為民衣。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而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

清下同

頓鈍同

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飢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
 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
 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
 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
 之主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
 已具矣必厚作歛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
 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女工作
 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
 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

衣之二作
之衣藝文
以身服之
作以為身
服

奢

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
 也夫以奪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
 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
 也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
 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體
 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
 不然厚作歛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
 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
 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饘人君為飲食如

足作是

飾疑餽

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

全治要本
御覽並作
完

上一作止

一本具下有矣

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為姦。姦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

儉

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險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利。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鍾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

有作而

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於聆缶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第期者。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自作樂。命曰九招。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

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飢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知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尚賢上

古當作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

事變

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

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疎。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

其下疑脫
門字

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墻深宮。墻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

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

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

胡一也故不是

事疑使

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家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

家一作者

唯疑雖

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為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為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

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孰能執執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

鬱疑爵

下寧樂在君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在彼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

貪一作食
不覺

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
 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者
 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
 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
 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斷獄則不中分
 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
 彊故雖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
 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
 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

一本斷上有使字

已以古字通

未一作皆

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此二物者
 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
 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
 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
 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使不智慧者
 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
 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
 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
 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

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
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
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
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未
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
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若吾言之謂也。以
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
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
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

若吾一作夫若

傳下並同

列疑利故
注同或曰
列同若非

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
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幸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
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
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
皆得其列。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
澤之陽，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
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
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乎
傳巖，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

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疎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以所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

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二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旣乃刑之于羽之郊

熟一作熱

乃熟昭無有及也。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
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
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
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罔
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
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
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
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
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

隆按注作
降案此句無
假一作殷

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小用之則
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
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照於天下也。若
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圻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
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壇固以脩久
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
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
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
民生為甚欲。歿為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自古

政上疑脫為字

胡作故

及今未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胡不察尚賢政之本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

毋吾通

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內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母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大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者。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母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

毋吾通

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處居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

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某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

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澗。漁於雷澤。灰於常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園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

傳下同

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

晞疑晞

天下言士君子

治其量則治者得

群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則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

故疑誤

無當作夫

感一作感

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知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感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無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耒也腐臭餘財而不相分資也隱匿良道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能者不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

飢者疑

耒

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尚同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

合一作令

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列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

按下文政當作正

分萬國。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之所毀也。上以此為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

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

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同上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

爲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是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列餘財，不以相分。天

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已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為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為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

校注之請當作情下同

一作耳目

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為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為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為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尚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

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間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尚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

上鄉下脫

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以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尚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

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尚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霜雪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

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

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

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不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罟罔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

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為刑政則文。此故以為使嬖宗族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

故一作政

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可以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

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以尚同。以爲正長。是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入之心助己思慮。使入之肱股助己動

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卽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騏。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
 謀。則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
 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
 有罪。則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
 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眾其人民。治其刑
 政。定其社稷。當若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

請當作惜

墨子卷之一

